

绿痕◎著

众神梦记

众神梦记之DIYIWUJIANG

第一武将

「少女奇幻大师」绿痕隆重献飨，
「新概念神话」名典。

隆冬未尽，细雪迎着衬亮了天际的曦云翩翩落下。
在这日，帝国第一武将夜色，
遭皇帝亲革所有功名并下罪，
念在往日之功，夜色被判逐出中土，
流刑至迷陀域。



众神梦记之DIYIWUJIANG
绿痕◎著

第一武将

众神梦记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一武将/绿痕著. —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8
(众神梦记)

ISBN 7-5007-8012-5

I. 第... II. 绿... III. 儿童文学-中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8375 号

DI YI WU JIANG

(众神梦记)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海飞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主 编:珠 雅

责任编辑:汪露露

封面绘画:Nu.

责任校对:刘占生

特约编辑:苏 霞

装帧设计:花 雨

封面制作:彭 鹤

责任印务:李书森

社 址: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100708

总 编 室:010-64035735

传 真:010-64012262

发 行 部:010-84037667 010-64032266-8269

h t t p://www.ccppg.com.cn

E-mail:zbs@ccppg.com.cn

印刷:广州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×1230 1/32

印张:7

2006年9月第1版

2006年9月广州第2次印刷

字数:80千字

印数:6001-12000册

ISBN 7-5007-8012-5/I·746

定价:18.00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

1

自见过你后，
天空不再湛蓝，鸟儿不再歌唱。

自见过你后，
白昼失去了色彩，黑夜是唯一的沉迷。

自见过你后，
我在黑暗中提着灯，努力找寻遥不可及的你，
不见黎明的夜色中，你是我痴心仰望的方向。

自见过你后，
在我胸膛里的这颗心，已不再属于我自己，
它醉了，醉在这片不再破晓的无尽夜色里。

是的，自见过你后，我已烙下了醉心的记忆。

是的，自见过你后，我不再期待晨光的来临。

自见过你后——



风雪已停，总算自云层中露脸的朝阳，将雪地上的一切照射得亮目刺眼，原遭大雪遮蔽的天宫三山，此刻俨然
在望。

将大地铺成一片银白世界的雪地中，一串狮子的脚印
缓缓踩过，在雪地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迹，坐在狮背上的夜
色，一手轻拉着狮鬃，座下的天狮立即张开嘴震声一吼，
撼动大地的狮吼，似是掀战的号角，余音在偌大的雪原上
袅袅徘徊过后，远处筑造得有如铜墙铁壁的天宫山门缓缓
开启，而在夜色身后远处的大军，亦踏着整齐的步伐上
前，一根根高耸的北字旗指向天际，壮盛的军容，在朝阳
下一览无遗。

捺着性子等待敌军自山口出发的夜色，在愈来愈接近
的步伐声中，轻轻拍抚着有些等不及的天狮。知道夜色等
这一刻很久的喜天，并不像帝国其他巫女般地等在府中，
而是与夜色一般换穿上战袍，坐在马背上瞧着眼前的帝国
第一武将。

放眼看去，一身火红战袍的夜色，乌黑的秀发垂在身
后，两种颜色在她身上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在她腰际上，
则佩挂着多年来她惯用的银色双刀，而她座下的天狮，狮
鬃则是亮眼的金黄色，身形较寻常的狮子大上一倍，力气
与速度亦不是其他狮子所能及。喜天好笑地回想起，当年
这头天狮乃是异邦进贡于帝国的珍贵献礼，帝国的皇帝毫
不吝惜地将它赏赐给战功赫赫的夜色，然而夜色并未小心

翼翼地将这头陛下的恩赐给养在府中，反倒是将它拿来当自己的坐骑，当夜色驯服天狮并头一回骑着它上战场时，所有不曾听过天狮吼的人都吓呆了，而与夜色对垒的敌军，则是在惊愕过后，愣着眼直瞧着出现在他们眼前的骑狮将军。

自此之后，每当天狮出现在战场上时，北域大军定会飞快地让出信道，好让身为主帅的夜色快速通过，因深知夜色是如何当上北域将军的他们知道，只要让夜色下了狮背取出双刀，就算是北域大军不前往支持破敌，单凭夜色一人也足以取下敌将的人头。

率军出了山门后，策马前来的天涯，不断在行进中安抚着座下惊惶的马儿，此刻在他两耳萦绕不去的，尽是那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狮吼，他将两眼往旁一瞄，随他一同亲自应天的天孙凤凰，脸色似乎也没有比他好到哪去，回想起那个因夜色之故，仍在病榻上与生死缠绵的风破晓，他顿时眯细了眼看向远方，那个身骑天狮、一身火红战袍，在雪地里格外招人注目的夜色。

借用云神的神法，以暴风雪将夜色拒在天宫三山外这么久后，他想，眼下这个风雪一停就迫不及待整军前来的夜色，想必等这一日已等了很久，同样也等这日很久的他，也急着想找她一报前仇，只是，在见识过她的能耐后，在能不能复仇与击退她这两方面——

说真的，他都没有把握。

“你率军去对付敌军，我来对付她。”已做好心理准备的风凰，在来到与敌军对垒的距离后，拉住马对身旁的天涯吩咐。

他不情不愿地扁着嘴，“我看不必。”

“不必？”

天涯脸色臭得很，“她似乎认为只她一人就足以打发咱们。”可恶，又摆出那副目中无人的德行不说，她还命全军按兵不动，只身一人上前，似乎想先找他们单挑，完全无视于他们身后的大军。

被个女人踩在脚下是什么滋味，自与她打头一回照面起，他就已经领教到了，没想到再次见面，这女人还是丝毫没半点收敛，那张冷若冰霜的脸庞上，还是挂着同样瞧不起人的表情，虽然单只是见着她，他就有种想上前与她硬拼的冲动，但每每回想起那日身中数刀的风破晓躺在他怀中，直拉着他的袖告诉他，他们不会是她的对手，他就不得不记取教训，硬是按捺下满腹的怒火。

看着他极力想要掩藏心情的模样，凤凰想了想，为免满脑子报仇念头的他，将会在夜色刀下成为下一个风破晓，进而使得日后天宫无主，凤凰一手指着夜色身后跟上的喜天对他吩咐。

“她就交给我，你去对付她身后的那个巫女。”帝国四巫女中，也唯有这个喜天敢随着主子出入沙场，恐怕这也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。



天涯不放心地瞧他一眼，“你行吗？”也不知他的身手究竟如何，万一他这个天孙真死在那女人手上怎么办？

“总得试试。”同样也没什么把握的凤凰叹了口气，在夜色跃下狮背朝他走来时，也跟着下马提剑迎向她。

一左一右朝同一个方向前进，两行沉重的足迹，踩在铺如平镜的雪地里，每一步皆有音，在走至两支大军对峙的中央点后，凤凰与夜色同时停下了脚步，而天涯则是向身后的雷昂交代妥当后，往另一个方向走，准备去对付那个也跟上战场的巫女。

“天孙凤凰？”不急着动手的夜色，首先确认他的身份。

“对。”看着她一身火红的战衣，与那张肤色似雪的脸庞，凤凰很难相信眼前这个容貌可称是国色天香的女人，真是打败帝国众武将的那个夜色。

她朝他伸出一掌，“随我回中土。”

“我若说不呢？”

夜色冷声再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想重振天宫并率神子挥兵中土吗？”若是他的出现将对帝国造成威胁，那么，她也只有一种做法。

“没这打算。”并没这等大志的凤凰，在她讶异的目光下朝她摇摇头。

“那你可愿离开天宫？”

“我不能走。”一切皆因他而起，他可不能在这时抛

下那些愿为他洒热血的天宫神子。

得了他的答案后，夜色沉默了一会儿，沉思的目光，很快地即自仍有犹豫渐渐变成阴森的冷芒。

“你打算拿我如何？”心底怀有一丝期望的凤凰，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她。

夜色毫不考虑地抽出腰际的弯刀指向他。

“我要你的人头。”不是敌人、不是朋友，而是个不安的种子，身为守护帝国北域的将军，她有责任在这颗种子发芽之前就将它自土里挖出，以保陛下四域疆土安宁！

“遗憾的是，我不能给。”凤凰慢条斯理地拉出手中的长剑。

夜色先是瞧了在他身后远处正整齐罗列随时都将冲上的大军一眼，知道她在看什么的凤凰，不疾不徐地以身子挡住她的视线，在她面前摆出架式。

“想动他们，你得先过我这关。”

夜色只是将黛眉一挑，马上成全他的心愿。

只在眨眼之间，就已来势汹汹逼上前的夜色，在他张大眼来不及反应之际，一刀将他手中之剑砍偏了一边，在她另一手欲落下另一刀时，凤凰立即以剑鞘抵挡住，在两人皆暗自使上内劲时，夜色有些惊讶地发觉，这个天孙，似是和风破晓和天涯有些不同，登时她眼底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，使劲一刀劈碎了他手中的剑鞘，正欲上前补上一刀，凤凰却一足轻轻往雪地一踏，朝后腾翻了一圈后，



无声地落在雪地之上。

她两眼的视线，集中在他那丝毫没在雪地上留下半点脚印的双脚，她微扬起唇角，将两刀高举在面前，再分别往两旁甩掷出去，接着冲上前弯身一脚扫向他的下盘，在他往上一跃时，先前遭她掷出的双刀，亦在此时一左一右来到他颈部两边，凤凰一愣，忙不迭地偏首闪过，就在双刀飞过他的头顶后，手握成拳的夜色，在他一落地即以一拳重击在他的胸口上，而凤凰，就连闪躲的机会也没有。

雪地上再次出现凤凰的足迹，只是这一回，不再是轻如蝶吻之迹，是止不住退势的拖行足迹，勉强站定后，气息大乱的凤凰一手掩着受创的胸口。

她淡淡瞧他一眼，“所谓的天孙，不过如此？”

频咳了一阵后，凤凰委婉地向她解释。

“我只是个转世的天孙——”百年前和百年后的差别很大，不要指望他能像百年前那个武艺高强的天孙一样好吗？

“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”夜色马上撤走先前加诸在他身上的期待，两手接住飞回她身边的双刀后，不给他喘口气的时间再次欺身上前。

咬牙接下她重重劈下的一刀，两手麻痹得几乎没什么感觉的凤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刀势重若千斤的女人，他实在很难想象，她能有今日，究竟是如何办到的。

“你真要灭天宫？”使出一套夜色从未见过的剑法，

将她逼于剑锋之外后，凤凰对着眯起眼想找出隙缝，好能攻进剑锋内的夜色问。

“我只要除掉你。”定下心看出剑法破绽的夜色，边说边一刀疾射向天际，而后奋不顾身地冲进他所张开的剑圆内，一手用刀不断抵挡随时都可能刺伤她的剑锋，一手则在算准了时间后往他的颈后一探，接住另一柄下坠的弯刀，并顺势想由后头砍下他的人头。

她要他的人头——这女人，她还真是言出必行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伸手探向颈后握住了她手腕，紧急地止住了她想砍下他人头那一刀的刀势，一头大汗的凤凰，再以剑架住她迎面砍下的另一刀，近距离地架住彼此与她面对面。

他喘息不定地问：“杀了我——你就会放过天宫？”
现下的他，既不想把人头交给她，也不希望其他人会落到她手中死无全尸，他只希望她能够接受讨价还价这玩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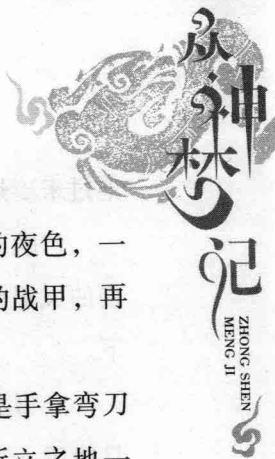
“再考虑。”她冷不防地抬一脚踹开他，将两刀扬在身侧，深吸了口气后，开始朝他使出熟稔的刀法。

“你还会让我几招？”很清楚她从一开始就没使出全力，凤凰在她两手的动作愈来愈快时，有些应变不及地问。

“这是最后一招。”夜色横刀一划，眼中换上了正经的神色，“我已让你把话说完了。”

凤凰忙要她再缓缓，“等等，我还有很长一大串的话

0096987



都还没说——”

“我没兴趣听。”两手各自使出不同刀法的夜色，一心二用地持续朝他进攻，转眼间就削下他肩上的战甲，再一刀挑掉挂在他胸前的护心甲。

忙着对付喜天的天涯，以一箭射向同样也是手拿弯刀的喜天后，飞快地抽出腰际的黑鞭，朝喜天所立之地一甩，往旁一闪避过鞭风的喜天，赫然发觉所立之地，在那一鞭的劲势下正快速地崩裂，她忙将手中的弯刀插在冰面上，双掌合十念咒，并赶在天涯攻上前来时及时朝他探出一掌。

重重一撞后，天涯只觉得自己像是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墙，他往后退了两步，在鞭上使上劲道朝她再甩，顿时他俩之间的空气中出现了一道裂痕，他哼了哼，飞快地甩动鞭子，试图在击碎这面无形墙后一举拿下她。

夜色不经意往旁一瞥，在惊见喜天陷入苦战后，她一刀砍向迎上前的凤凰，同时头也不回地将左手之刀朝天涯的方向掷去，霎时盖过鞭声的刀风声，令惊觉不对的天涯连忙退了数步闪避，但就在他站定之时，那柄将他逼离喜天的弯刀，仍是以些微的距离自他面前横扫而过，然后回到夜色的手中。

额际一绺长发硬是被削下的天涯，在回首看向喜天时，这才发现喜天已乘机退走，而忙里分心的夜色，则是在接回那一刀后，以刀尖朝他勾了勾，向他示意她不介意

他过来凑热闹，霎时，在天涯眼中立即燃起熊熊的怒火。

“瞧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！”在她一脚将两臂都是刀伤的凤凰踢至远处时，飞跃而至的天涯，一鞭朝她面上甩下。

以刀身缠住了落下来的黑鞭的夜色，碍于两刀在手，只能用一手与他力抗，在他俩僵持不下了好一会儿，而她也估算出他已使出全力后，她默然将手中的刀柄一转，缠在刀上的黑鞭即应声而断，当下令一时止不住拉扯力道的天涯，大大往后颠退了数步，尚未站稳，夜色已用另一手朝他掷出一柄弯刀，使得天涯不得不赶紧弯身蹲下避过，但在另一刀也算准了他的姿势准确地朝他而来时，来不及再避的天涯只好将手上断了一半的黑鞭一甩，逼那柄弯刀转向，然而就在他这么一甩后，顺着弯刀偏改的方向看去，他霍然明白夜色为何要如此做。

险些遭到波及的凤凰，在天涯把弯刀转让给他消受时，忙扬剑将那柄差点削下他人头的弯刀击回去，就在这么一击后，两柄弯刀在同一时刻回到站在原地未动的夜色手中。

她甚至没动半步。

天涯忿忿地看着一动也未动的夜色，在夜色不以为然的偏首看着刚撻过大话的他时，当下他腹中早就囤积已久的怒火，更是因此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他猛然朝身后一扬掌，候在远处的雷昂即将一柄长剑抛给他，接过剑的他拉



剑出鞘后，随即去与凤凰会合。

自暗地里窜出的两箭，将走向他们的夜色逼退数丈之远，看着在冰面上造成两道深长裂痕的箭后，夜色动作缓慢地抬首看向跑来搅局的第三者。

“你来这做什么？”凤凰愣愣地看着不安分待在天宫里，却赶来此地与他们一块面对强敌的海角。

“我不能让你死。”走至他身旁的海角，目不转睛地瞧着前方头一回见到的女人。

点了点人数，虽不知第三者的来历，但大抵也猜得出这名来者，可能是在风破晓倒下后，天宫最后一名所能派出的战将，夜色微微露出一笑。

很好，都到齐了，一网打尽。

“城主。”海角以肘撞撞身旁的天涯，“她在冷笑。”在见着了夜色后，他终于明白了天涯为何会对她那么反感的原因，这女人，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

“我看得出来——”早已气翻五脏六腑的天涯，深吐出一口闷气后，质疑地瞥他一眼，“你老实说，加你一个会有胜算吗？”他是知道这小子很行，只是再怎么行，在这女人面前，恐怕也还是——

“我不认为会有。”看过她是怎么对付凤凰的后，海角老实地说出他的看法。

“那你还来干吗？”他没好气地问，“你想让我家表妹在日后当寡妇吗？”眼下天宫的家里都没大人了，要是

风破晓一直不醒来，而他和凤凰也都死在这的话，他原是打算让霓裳接掌天宫，然后由海角来守护她，没想到他偏偏跑来这儿凑热闹。

知道自己来这儿也不会有啥帮助的海角，再次扬起手中之弓，慢条斯理地自身侧的箭筒中取出三柄箭架在弦上。

“虽然我一点都不想陪你们死在这儿，可我也不想替你们收尸。”他边说边用上全副的内劲，使劲地将三箭射向夜色的身后远处。

他当然知道他败不了夜色，但，他却可毁了夜色的士兵。

“喜天！”光看海角的架式，夜色就知道军员手中的盾牌是决计抵挡不住这三箭，赶在海角发箭前，她忙震声往后一吼。

早已退至大军前的喜天，闭目盘坐在冰面上，在三箭落下前，两掌往上一探，登时虽刺破咒法屏障的三箭，即硬生生地遭拦挡在空中，像是卡在墙间动弹不得。

没见过这等巫术的海角，愣愣地看着被拦住没有落下的那三箭，突然间一阵寒意袭上他，他缓缓侧首，就见夜色目光不善地瞪向他。

天涯拍拍他的肩，“爱凑热闹嘛，这下她的人头名单上也会有你的名字了。”

“撤回山门或两军开战吧，不然她会杀光咱们的。”

当夜色像个复仇使者一步步向他们走来时，海角冷静地向他建议。

“你认为她会饶咱们一命吗？”天涯翻了个白眼，“有这么便宜的事，你家城主早就这么做了。”

此时处在大军前的喜天，在一名军员在她耳旁说了几句话后，脸色蓦然大变，忙不迭地跑向正朝他们接近中的夜色。

“主子！”

听到喜天这种异常的高声呼唤，夜色不禁停下了脚步，她不解地看着面色苍白的喜天，浑身颤抖地走近她，而后以只有她两人听得到的音量，说出那使人措手不及的噩耗。听完了她的话后，宛如青天霹雳的夜色，忙以一刀插在雪地上借以稳住自己不稳的身子。

“主子？”

她紧咬着牙关问：“何时——发生的事？”

“就在面圣过后。”喜天忐忑不安地看着她颤动不定的眼瞳。

“确定？”在见过陛下后？陛下究竟是说了什么？

“是的——”

“有无理由？”气息急促的夜色再问。

“无——”

她颤抖地握紧了双刀，“现在——他人呢？”

喜天不忍地别过脸，“陛下已做主下葬了——”